

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念四日
即公逝世三週世紀紀念

文定公徐上海傳略

後學磨海史林駒署簽





徐文定公像

文定公徐上海傳畧

南京教區惠主教的書信代序

本年公曆十一月二十四日，就是廢曆十月初七日，爲上海徐文定公三百週逝世紀念日；爲廣傳公的行實起見，徐宗澤司鐸曾寫公的傳畧，付印之前，來求余作序；余樂爲之，就將覆他的函代序罷。

最近，在三月二十日，余曾爲公教進行會的事，寫一公函，致本教區的司鐸和信友們，函中提起徐上海的爲人：他，就是一個愛國愛民的好官；他，就是傳教保教的好信友；因此，余令本教區公教進行會奉他爲主保，作爲公進會會員的模範。

今者爲余又是一個欣慰，就是余將奉教閣老的好表，在閱他

的傳略者的前，重新提及；並且在可能範圍之內；和聖教會聖律能許可之中，余又想鼓勵教友，照各人所受的恩寵，和則效奉教閣老的熱心程度，承認他是天主的忠僕，請他轉禱，以得我們所需要的恩寵。爲此，余要說及這新教友，——徐上海——如何自領洗以至去世，（一六〇三年——一六三三年）在三十年之中，他在自己的思言，行爲上，深深地顯出基利斯督的精神。

這基利斯督的精神，就是陶冶聖人的模型，因爲要成聖救靈，須要同化於基利斯督；基利斯督者，是聖德的根源。

果然，衆聖人的聖德面貌，都是從基利斯督攝影而來的；這影，蘊藏在基利斯督所訓示於吾人的真福八端中；奉教閣老朝乾夕惕地修此八端，使這個基利斯督的肖像映顯出來，我們只要翻閱和閣老活在同時的西教士書函，就可以知道閣老有這個聖德；今概括地述下。

公有神貧之德：這個神貧的德行，在他的持身處世中，可以見

得。公食菲居約，無富貴的排場；公樂與神貧的西士多交接，而和席豐履厚的官紳少來往；公視世榮世福，如同草芥；公不買田置宅，爲他的子孫積財；公只一心一意地修神貧的德行。這個超越的思想，實從他持躬謙下之心，散出的芬芳。

之，和顏而悅色；以爲萬事都是在天我等之父所安排的，故樂然受之。據當時人的記載，說：公對於自己的情感，自己的思想，言語，面容等等，常不停地留神修省，不使越出常範；是以公的言行，可作福音的宣傳者。

痛之事，而却順從主命，不怨不尤；當聖教艱難時，對誣陷他的人們，不仇不報；可見公於良善之德，修到火候功深；故在涕泣誣陷之中，而仍有真實的神慰。

公有嗜義如飢渴者之德：因了這飢渴，他急不得待地求領洗；

領洗後，熱心地研究教理教道，謹慎地守天主誠命，欣勤地領聖事，與彌撒，避罪修德，做成一個模範的教友。他又飢渴地幫助西士傳教，我們今日看見這很興盛的上海會口，就是公和郭居靜開創奠基的。

公有哀矜之德：公對於貧的，病的，年老的，在監的，抱矜憐的心腸。有一日公正當用膳時，門外有一乞丐來乞食，公命傭人將棹上所備的飯菜，盡給乞丐，自己竟終日克苦不食；故人稱公是貧窮人的一共父。

公有心淨之德：因為公對於潔德，修之惟勤，不敢苟且。試想在公所處的環境中，而公能得保身清神潔，真是難能可貴之事；故外教官紳，也引為驚異。當時有一教士謂公是一完人，一因他苦身克己，守齋鞭打，用種種方法來壓服自己的私慾偏情。公終身無二色，領洗前後，守好一夫一妻的聖誠；雖家人要他納妾廣嗣，公不為所動。

顯現；公和有氣之德：這個和氣之德，他在皇帝前保護教士時，更形用和平來感化人。他的態度，非常和霽，無報仇的心，單

聖教，公有爲義而被難之德：就是在一六一六年的時候，沈瀛難爲翼教士，留教士於家，不怕招害；這種爲義而被難的精神，真是可欽可佩的。

總之：奉教閣老，乘基利斯督的精神，虔修真福八端，留吾人以此好表；巴望這個好表，能鼓起今日的教友倣效徐上海，追隨基利士督的踪跡，而獲有謙遜克己的思想，傳教救靈的神火，照各人地位所能，廣揚基利斯督的神國於中華大國；這是余的厚望。

二二·一五·於徐家滙·

文定公徐海上傳畧

文定公徐上海傳畧

徐文定公，名光啟，字子先，號立扈，爲江蘇的上海人，文定是他的賜謚。相傳公先世自宋靖康由汴遷至姑蘇，至高祖竹軒，又自姑蘇徙至松江之上海；但是詳細的情形，因在倭亂時失掉了宗譜，已無從可考。文定公生於嘉靖壬戌三月二十一日，就是公曆一五六二年；他的父名懷西；母錢氏。公幼時好學勤讀，文章冠儕輩。八歲時，嘗登塔捕鴿爲樂；不幸偶然失足下墜，見者驚呼。公很鎮靜地持鴿，對他說道：「你還能在塔縫中飛來飛去，累我想了好幾天嗎？」二十歲，考進金山衛秀才。是年娶處士吳小溪之女爲室；二十一歲生子驥。二十三歲，遭祖母尹太夫人的喪；吳太夫人守節四十多年，卒時享年八十有一。三十一歲又遭母錢太夫人喪。公未顯時，在家鄉教

讀自給，鄉試又屢次不中；一五九六年，在廣東韶州，當教授，得遇見郭居靜，初次聞知天主教。萬曆二十五年，即一五九七年，考中順天解元；但翌年應禮部試，名落孫山之外。公於這時候，對於人生觀問題，已常縈擾在心，求之儒書未得其道；索之二氏九流之書，更茫無指歸；一六〇〇年，又到北京去應試，道經南京，順便去見利瑪竇，乃考問人生大事，生死問題。利子爲他講天地有一主宰，掌管萬物，人有不死不滅的靈魂，爲善有永賞，爲惡有永罰等等，公教的基本道理。公聞之，深加思索，非常悅服。但公是天主所預簡爲我國聖教的柱石，天主要親自光照他的明悟，令他皈依聖教。一夜公做一夢，夢見一座大殿，內分三所小堂，第一所堂中，見一位神像，并聞得一聲音告云：「這，是天主聖父；」第二所堂中，亦有一位神像，惟頭帶冕旒，有聲云：「這，是天主聖子；」又云：「這兩堂的神像，當一體恭敬。」但是第三所堂中，則不見有神像。恐因公未曾領洗入教，故天主聖神不降現他見。俄而醒，不知其所兆。進教後，才知這是天主三位

一體的與蹟。

*

*

*

公已北上，乃晤見羅如望司鐸。羅公陪他進聖堂，朝拜天主聖母像，利瑪竇所寫的聖教要理兩本帶回，盡一夜的工夫看完，且能背誦。翌日來見羅公，請求即行付洗。羅公要試他信德究竟真誠嗎，限以八日預備的工夫，又須每日一次到堂聽道理。但公以一次太少，必須兩次。於是每日二次到堂學習道理，有時羅公無暇爲之講解，乃由鍾修士（廣東新會人）代之。八日期滿後，公於道理已經了解，就領聖洗，聖名保祿。公因年終（公曆二月十一日）將近，領洗後即回上海；回後，兩次寫信給羅公，表示感恩欣樂的意。過了數月，

已是一六〇四年的五月，公又到南京，赴甲辰禮闈試，同行的還有二位舉人。公在南京寓在堂中，樂與西士會談；小住十五日，日日望彌撒，問道理；屢次告解，領聖體，非常熱心；并勸同來的兩舉人也領洗。

不久，公兼程北上會試，這次竟中進士，名列八十八名。名次既不列前茅，照例應當外放，以俟積勞方可陞遷。但是天主教上智要他在京保護聖教，故雖一榜進士，計三百零八名，而殿試後入翰林者，僅有二十四名，事本極難，且公也不敢希望，因而起初不擬應試；但是去一試，竟欽點第四名翰林，改翰林院庶吉士。然翰林雖點，而欲進身六部，以致高位，必須月課常考前列；乃公月課，屢列第一；但恐同寅妬忌，故常不赴考，同寅均稱其謙遜，謂君子不欲多上人，此語公有之。

公點了翰林，於是在北京做官。利瑪竇自一六〇〇年到北京，常居京師，直至去世（一六一〇年）。利徐二公同在京邸，交情非

常親密；每日二人必講學談道，著書立說，凡天文地理，形性水利諸學，莫不探究；尤其是對於曆數，精勤討論，竟至忘食忘寢；幾何原本，就在在一六〇五年至一七年譯成，刊印；其他利子所著的書，都由公潤飾，修削。

*

*

*

公雖研究本性的學問，確也不忘超性的事情；他進教後，他的老父還未認識真主，且年已七十三歲，不能久居斯世。公乃於一六〇六年迎父到北京，爲他預備領洗。公父略明道理後，卽受洗，聖名良，同時公的子驥，時年二十五歲，和公的吳夫人也領受洗禮；驥的聖名雅各伯。公的父親領洗後，不及六月，就在一六〇七年四月二十八日（舊曆）在京去世了。公爲父治喪，完全照聖教會的禮節，由利瑪竇在京舉行追思彌撒。爲亡者做彌撒，祭披該黑色，是按聖

教的禮儀如此；但中國風俗，爲喪事，當用白的，那時用黑色，爲外教的禮儀，人是有訛異的。公爲他的父親所買楠木棺材，價值百金，一切從豐。治喪畢，即昇柩南回；他經過南京的時候，特請郭居靜司鐸，到上海來開教。公扶父柩先行，郭公於一六〇八年冬，始到上海，寓公府。那時公府在滬城南門，沿喬家浜之九間樓；郭公卽在此樓居住三日；後遷至南門外的雙園。郭公在此居二月，親自付洗五十人，都是由公勸化而預備的；蓋公救靈心切，要上海同鄉人盡爲聖教的赤子。公後又購地，另造聖堂一所，在公府之西；一六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，郭公在上海特舉行聖誕大禮彌撒，新教友都歡天喜地，過這瞻禮。一六一〇年，郭徐二公預備新教友，又付洗一百五十人。公在家守喪，曾二次到澳門，因要瞻觀聖教的莊嚴聖堂，和隆重的禮節；在澳門且二次行避靜神工；公之聖德日形顯著，得之於聖依納爵的神操實不少。一六一〇年，公服闋回北京，道經南京，正值聖誕彌撒時，恐不及趕到，舍轎步行而往，其謙卑有如此。公到京時，利

當時在北京的，共有三教士：即龍華民、龐迪我、熊三拔；龐公繼利瑪竇爲教區會長，不常駐北京的，熊三拔爲北京住院院長，龐迪我精曆數。那時教士在京，并無皇上的正式准許；關於傳教的事情，也不少難處；公乃常想，尋一機會，使教士能和朝廷接近；適一六一一年十一月朔，會日食，臺監推算失驗，公乃促禮部保舉龐迪我等參預曆事；公就和熊三拔製造天盤地盤，定時衡尺，璇璣玉衡等器；當時

瑪竇已於三月十八日逝世，故回京後，即和李之藻爲利公籌劃葬事。公和利子度活最契密的生命，是在一六〇四年——一六〇七年，三年的時期中；但時候雖不久，而二人已心心相印，使我國聖教歷史，利徐二公已不能分離了。

*

*

*

的人們都見所未見；於是公之名譽頓遠近都知道了。那時教士得能參預曆事，這都是公所辦到的；後來教士於天文一門，做許多爲國爲教有益的工作，是根基於這第一步。

公在這時，正爲教士籌劃久駐我國傳教之策。不知仇教者，也正在謀想怎樣打倒教士；這個主謀的人，就是禮部侍郎沈淮。沈淮受沙門的慫恿，起與聖教爲難，誓欲拆毀聖堂，驅逐教士，逼令教友反教；一六一六年上半年上疏誣教士一而再，再而三；時公在京師爲翰林院檢討，論官職在沈淮之下，但講才學，則遠超其上。公不畏權貴，上書辯護；公之辯學章疏，至今膾炙人口。公又致書南京諸官紳，託保護教士，故士大夫多有不直沈淮者；在京的教士，公又迎至己寓，以庇翼之，其愛護教士，有這樣的熱心。這個教難自一六一六年起，至一六二四年，沈淮失位而止。

*

*

*

在一個強敵來傾覆明朝的時候，明室也遭國難，就是滿洲入侵，遼東興起
年公在津門，奉旨練兵禦敵，公乃到通州。公以爲中國軍事的不振，
在乎軍器的不精，乃倡議遣人至澳門，多購西洋大炮，并請西洋炮
手同來，教練中國兵放炮的技藝；但雖購到犀利的大炮四尊，末了，
因忌公者多方阻當，卒無濟於事。此時朝鮮王對於中國很表忠心，
嘗防守鴨綠江口岸，以抵制滿人的侵略；會彼國又受倭擾，無力抵
抗，乃求助於中國。公見機會很好，既不能在己國効忠，振救將亡的
國家，不如到彼朝鮮，籌防邊禦敵之策；并可傳佈聖教，設法付洗朝
鮮王。朝王見了上國的使節，自必更能發奮，抵禦侵侮，爲國爲教，事
莫有善於此了。但是這個計劃，又被阻止，不得實行；這是一六一九
年的事。自是年以迄一六二二年間，公雖在京師，但不能發展他的
才能；故往來津京間，効忠無由。萬曆帝晏處深宮，置國事於不問，有
六一九年崩逝；他的長子常洛卽位，改元泰昌，在位僅一月而崩；有